

《呼兰河水长》跋

阎作义

拎着不算厚的书稿去印刷厂，在雪飘如絮的路上，我蓦地萌动要为书写个跋。我搞创作，基本不写文章，这次我想附上几句，否则总觉得不圆满。

创作如同零存整取，到一定时候需要结集出版。作品的问世，总不能忘记为之付出心血的《剧作家》评论家、领导和编辑们。他们是：运泰、宏图、邦厚、郎勇、涛培、书彰、利民、宏大、明明、天彪、建华、景宽、庆斌、福海、旭春、衡生和鸿叶。同时还要感谢总政宣传部、总后嫩江基地、黑河军分区、黑河市文联、中国文联出版社以及景玉贤、东方文妹。没有他们，也就没有这本书。

剧本经过筛选，选定了六部，六六大顺。至于内容，三部军旅题材，三部地方题材，这恰恰概括了我的经历。所以，书里用了笔者一军一民两张照片。相比，我更酷爱绿色的军营。可以说，不论我能活多久，都比不上营区那二十年丰富显荣，梦想与现实、希冀与失落、悲戚与欢乐，塑造了我的成熟，也撑起了一个不倒的自己。

人生苦短，而留下的遗憾又是那样的多，每当回忆起来都要落泪。回忆是对时间过细的咀嚼。在漫漫的人生旅途中，亲人、友人、同仁、爱过我的和我爱过的人，领导过我和我领导过的人，帮助过我的和我帮助过的人，断断续续稀稀拉拉，都先后后分开了，离去了，诀别了，有些甚至连名字都忘却了，忘记名字的不知是死是活，记着名字的又失去了地址，一切都记清的又由于失误和遗憾而不能谋面。所以，借这本书出版，对死去的是献给，对活着的是寻找。并告诉一切同我共过事的朋友，我还苦苦守在创作这个阵地上。

书稿送印刷厂后，我又到呼兰河边。我曾从那里走出来。呼兰河啊，我不老的母亲河，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追赶着你无法企及的心愿，仿佛要把你一泻千里的生命追回到源头。而我的生命，已驰过蓬勃的春、热烈的夏，现已驶到秋的驿站，但我还要说，我还要继续往前走，不回头……

2001年7月1日于哈尔滨

责任编辑 王庆斌

苦寒与馨香的注释

京剧表演艺术家李鼎小记

2000年1月8日，京剧《周恩来与大庆人》剧组应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邀请，专程赶到中南海，为纪念周总理逝世24周年专场演出。

京剧《周恩来与大庆人》写在新中国工业革命最艰辛的一刻，那一声“工业学大庆”把大庆的原油产量和大庆人的精神推向了极致。那是新中国的第一个灾荒年。那里是北大荒中最荒凉的一隅。国家需要原油，大庆人需要吃饭，就在这一突出矛盾中，一场总理爱人民，人民爱总理的感人剧作，便应运而生了。

剧中周总理的扮演者李鼎以其生动的形象、成功的表演、优美的唱腔、感人的唱词，赢得了台下一阵静默、一阵抽泣、一阵又一阵长时间热烈的掌声。

演出结束了，观众不走了，当年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亲属也不走了，党和国家领导人尉健行等也没有走。久违了24年的周总理重现了，人们珍惜这一宝贵时刻，紧紧抓住这梦幻般美好的境界，合影、录像、采访、交谈一直到深夜……

就在那一个夜晚，往事如潮，李鼎彻夜失眠了。周恩来的光辉形象和伟大人格，他与“周恩来”的不解之缘一幕一幕在心中叠放着：

1977年1月8日，那个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日子，他实现了人生的梦想，第一次在歌舞戏曲《忠魂曲》中，成功地扮演了周总理。

1993年3月，在评剧《雨夜》中第二次扮演了周总理。

1993年12月，在评剧《毛泽东在1960》中第三次扮演了周总理。

1998年他在京剧《周恩来与大庆人》中第四次扮演了周总理。

从模拟周总理的音容笑貌到走进他那博大、仁爱的内心世界，他非常感激命运给予他的得天独（下转111页）

的民族也具有柔情似水的情愫。

第四段“迎火把”：舞台上，满台的火把随着激流舞动的队舞蜿蜒闪烁着，再配以该民族的民歌，使“迎火把”歌舞结合，相得益彰，为整个舞蹈掀起了高潮。充分发挥了藏族文化载歌载舞的特点，使舞蹈体现了民族艺术风采，富有感染力。

“迎火把”的表演，仿佛把人带进了现实与神话相融的境地——每年正月十五夜晚，全村的老老少少、男男女女，手持一丈五丈长的火把，敲锣打鼓，登上高山神庙，迎请“五谷神”保佑他们五谷丰登。只听一路歌声四起，锣鼓声震天动地，汇聚着狂欢的吼声，此起彼伏，整个高山峡谷回声荡漾。远远望去，欢歌狂舞的队伍似长长的火龙，盘踞在蜿蜒的山腰游移飘动，火光映红半面山。整个舞台在这一高潮中结束了，观赏者的情绪也与这种话般的意境融为一体，久久难以自抑！

艺术源于生活，《池歌昼》创作的成功恰恰在于编导体验生活的投入，搜集素材的精心和创作时的激情调动。正是由于这几个重要因素的综合作用，因此从总体来看，《池歌昼》的创作主要表现

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：

一、情节紧凑，一环扣一环。每一段之间节奏、情绪、风格对比强烈，结构严谨，层次分明；二、舞蹈韵律独特，既有传统、又有创新，情绪连贯，舞姿舒展流畅，令人痴迷。有的动作是其它藏族地区民间舞中不曾见过的；三、编导在短短几分钟内，精炼地汇集了民族民俗风情和民族传统舞蹈四方面的内容，使《池歌昼》风情并茂，并带有一定的戏剧色彩，使人赏心悦目；四、舞蹈风格粗犷刚毅，表现了该民族顽强的生命力。通过展现白马藏族特有的民族风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，抒发了白马人民生生不息的悲欢情怀，震撼人们的心灵。

《池歌昼》是一部好作品，它折射了藏族悠久的历史底蕴，反映出了该民族特有的个性、气质和风俗习惯，充分地体现出了民族文化精髓和精神风貌。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，在民间还有很多可以挖掘的精华，有待于艺术家们去开采。我们期待着将有更多更精美、新颖的民族舞蹈作品，展现在广大的观众面前。

责任编辑 王庆斌

(上接 124 页)厚的爱……

2001年2月25日，《中国文化报》以显著的位置报道了第18届中国戏剧“梅花奖”评选揭晓的消息，京剧《周恩来与大庆人》中周恩来的扮演者李鼎名列其中。

消息传来，全城被震动了，文化人笑了，京剧人笑了，如同一夜春风吹过，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喜悦。此刻，人们都急着去看李鼎，新闻界更是走在前头。

记者A请李鼎谈“梅花奖”，李鼎回答的是周总理。他说：“是周总理的人格影响了我，是周总理的人格魅力和鞠躬尽瘁的精神赢得了观众，真正的成功是周总理人生的成功。学习周总理、演好周总理已注定是我一生的事。”

记者B请李鼎谈“梅花奖”，李鼎回答的是京剧。他说：“京剧虽然只有200多年历史，但它集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，它之所以能够成为国粹，因为它是中国文化的结晶，并在影响着世界。用京剧形式表演周总理的美德成功了。这个成功是我们站在几代京剧人肩上才能企及的成功。现代京剧是老梅树上抽出来的一根新枝，在大好春光里，新花没有理由不开放。

记者C请李鼎谈“梅花奖”，李鼎回答的是家乡的文化，是京剧团新老艺术家。他真诚地说：“没有傅军凯写出这么成功的本子，我就没有机会去演；没有全团近50年来积累的丰厚经验，没有像守诚、英奎这样的名

家在我身边，没有朗光 and 全团同志的齐心协力、相互扶持，总理形象不可能光彩夺目。更重要的是市委、市政府领导的亲切关怀。离开这些，这树梅花不会开。”

李鼎从16岁登台在京剧现代戏《沙家浜》中扮演郭建光开始，至今走过了30个春秋的演艺生涯。他刻苦钻研戏剧理论，集编、导、演于一身，先后主演过40余部剧目。这个清苦中生，孤苦中长，刻苦中学，一生在艺海中苦苦求索的艺术家，饱尝着艺术与人生给他带来的苦乐。

酒桌上，他常常与朋友谈及父亲留给他的惟一个字的无声遗嘱，那就是他的名字中的那个“鼎”字。这个承载中国古老文化的神秘而博大容器，是一个若谷的虚怀，还是装满了“无即是有”的古老哲学？是需要一代一代人去填充，还是要一代一代人去汲取？那个稳定的三足上面应该写的是德、才、艺，天、地、人，还是精、气、神？真是“大方无隅”、“大音希声”啊！

他说，他一生都不会穷极艺理，那就让儿子接着去悟吧，于是，他给儿子取名叫小鼎，让他的世世代代都去为着弘扬中国的古老文明而尽力。

他说，他深信《愚公移山》里的那句话：“子子孙孙无穷匮也……”

责任编辑 王庆斌